



尋訪知更鳥，在〈晴朗的一天〉(中)

● 呂昇陽*

因著小溪散步而瞥見了知更鳥(コマドリ)低飛入林的身影，使我再度想起了蝴蝶夫人與知更鳥的故事，也不覺哼起了《蝴蝶夫人》中那首最著名的詠嘆調—〈晴朗的一天(Un bel dì,vedremo)〉的主旋律。我只是輕輕的哼著，如同普契尼在這首詠嘆調開篇時的提示-「Andante molto calmo」(非常緩慢的行板)、「pp與come da lontano」(最弱、就像來自遠方般)¹。



呂昇陽 攝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¹ 《蝴蝶夫人樂譜》，「全音樂譜出版社」發行(台北市)，總經銷:大陸書店(台北市)。出版年不詳。頁 170。
。案: 台南市立圖書館之「許石音樂圖書館」有館藏。



當我停止了五音不全的八哥學語後，沒想到詠嘆調優美的旋律卻一直在心中持續著，甚至溢滿了這個僻靜的幽谷。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心曲與谷音，不一也不異。隨著主旋律的層層推衍，回環往復的堆疊出尾聲(Coda)總奏的高潮，然後悄然隱沒。午陰寂寂，在這有知更鳥出沒的國度，蝴蝶夫人的情境揮之不去，隨著我的無明風動的浮想聯篇，虛空中不斷的重複著不同的樂段，而過往聆聽此劇、此曲的視覺經驗一一浮上心頭，迷離惝恍之中，這些不同年代的歌劇女伶彷彿都栩栩如生的在眼前的幽谷映現。

《蝴蝶夫人》是各大歌劇院熱門上演的劇碼，而〈晴朗的一天〉更是常被女高音拿來都做演唱會的獨唱曲目。而當它被拿來獨唱時，便賦予了這首詠嘆調更大的獨立性，即不見得要受到整體劇情的制約，例如安琪拉·蓋兒基爾(Angela Gheorghiu)於2005年在紐約林肯中心跨年晚會上演唱〈晴朗的一天〉時，就完全是以一種節慶的心情來演唱這首詠嘆調而跳出了原本所深蘊的悲劇色彩。安琪拉詮釋此曲，眉飛色舞充滿了愛的信念的正能量，而導演的取鏡更有一幕使我感到驚喜—當安琪拉以溫潤雄渾的高音演唱尾音的「lo aspetto(我會等待)」的樂句時，鏡頭巧妙的包含了敲擊「定音鼓」的人的動作，那準備一擊的專注與躍動的神情令人同感振奮。可喜的是錄音的深度也夠，定音鼓的音符在管弦的總奏中依然分明，這是別的版本所罕見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UHOpXate4>

當然，如果是年輕的歌者在國際歌劇比賽的場合演唱〈晴朗的一天〉，通常會在上述安琪拉的演唱版本前加上一小段延續前情的導奏—「妳(鈴木)在哭?為什麼?為什麼?啊，妳就是缺乏信心，聽著：(Piangi? Perchè Perchè ?Ah,la fede ti manca!Senti：)」，如此既然有了前情的限定，歌者的詮釋自然就必須照顧到故事的悲劇性，例如朱莉安娜·格里戈里安(Juliana Grigoryan)於2022年在第11屆國際Stanisław Moniuszko聲樂比賽中演唱此曲時就讓人感覺與安琪拉的陽光明朗有很大的差別，不過我也真喜歡她的表現，不愧是榮獲第一名大獎的水準。這首詠嘆調本是蝴蝶在煎熬三年之後憧憬幸福到來的那天的幻想之歌，但情深所至，夢中有夢，雖自覺夢醒其實仍在夢中，朱莉安娜憑藉其鮮妍美麗的音色與深情忘我的演技，成功地營造此曲百轉千折的內蘊與令人迴腸盪氣的藝術效果，更特別的是她讓我似乎領悟了「哀感頑艷」此一音樂古詞的形



象與真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hGGzAIGPo&t=190s>

不同的歌劇女伶在演唱〈晴朗的一天〉時，往往有不同的詮釋風格，而我今天又該以什麼心情來面對，來哼唱這首詠嘆調呢？是天真的樂觀昂揚，還是因她整體的、本質的悲劇性而感傷。我不禁想起了我聆聽〈晴朗的一天〉的歷程。

當我在大學時期第一次聽到這首詠嘆調時，只是從女高音的歌劇選粹中聽到，而不是整齣的《蝴蝶夫人》。當時只是莫名的愛聽，不解旋律所蘊含的悲劇精神，再加上歌名是〈晴朗的一天〉(或譯「美好的一日」)，乍聽起來也確實像是一首女子對愛情充滿信心的愛歌。可是等到我碩二時買了由芙蕾妮(Mirella Freni)、多明哥主唱，卡拉揚指揮的歌劇電影時(1975年發行)，才知道原來這是一齣愛情大悲劇，也才知道蝴蝶唱起這首詠嘆調的前緣劇情(知更鳥歸來的約定)，而此後每當再次聆聽這首詠嘆調時，縱使是尾聲那使人激越的高潮總奏，心情也總有一種隱隱的憂傷揮之不去。(待續)

